

杂谈

经常一个人坐火车。有时候是出差,更多的时候是回家。因为回家,所以所有有关赶车坐车的焦虑、疲惫、倒腾、麻烦、不确定,不安定,等等,都无所谓啦。

我是个很怕迟到的人,开会的时候,每次都提前到会,有时早到工作人员连席卡都没放好呢,他们朝着我笑,我很难为情。可下次会适度一点吗,不会的,又早了,脾性就是这样的。如果真到不好意思的话,就说说,哎呀,怕堵车呀,提前出来了,结果它又不堵了。

至于赶车,那更是超量提前了。且不说性格如何如何,人到了这年岁,可不敢把自己赶得像条被追打的狗一样吐着舌头喘气。我有位同事每次出差都最后一个出门,最后一个赶到车站,掐着最后的检票时间进站,还从来没有误过车,真是大将风度,淡定一哥。学不来的。

于是,我就可能会比别人会有更多

的时间待在车站。

于是就有了一个人的车站。车站可不是只有一个人,车站的人太多了,逢到高峰,比如节假日,比如民工回乡或返校,或者学生放假或开学,人会多到候车大厅连站的地方也没有。

我就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间,感受着独自一人的感受。

我坐着,或站着,脚边搁着简单的行装,看或不看眼前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群,因为我知道在我身边,几乎人手一机,不是手提就是平板,没有平板,也一定有手机,前几年还可见MP3,这两年连MP5都已绝迹。

欣赏影视剧,听音乐,发微博刷微信,玩游戏打扑克,也有的抓紧时间办公,有的发邮件,总之不亦乐乎。

我知道他们的享受着。

我也享受着。

不过我的享受不是来自于电子产品,我一般不带电脑,也没有平板,手机是有的,但基本只用来打电话和发短信,最多就是查一查火车时刻,或者查一查下次出差的线路以便确定下次回家的时间。

我其实并不是在看周围的人,此时此刻我应该是目中无人的,我的享受来自于什么也不看,什么也不做,什么也不听,什么也不想,在我自己的内心享受着,享受自己的内心,相比身边的人,此时此刻的我,享受的是虚无、空白、空洞,享受两眼茫然。就这样。

一个人的车站,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说的。比如吃饭。我喜欢在车站吃饭,如果

一个人的车站

范小青

时间允许,我才不会吃过饭再去车站,相反我会提前出发,留出一小时吃饭的时间,我到永和去点一份套餐,偶尔也会开一次洋荤,吃个汉堡,或者二两白菜猪肉馅大馄饨,哪天方便馋虫爬出来了,我也会到水炉子上泡一碗面,过个瘾。方便面其实很好吃,只是平时被大家说的,不敢多吃,在车站吃方便面,天经地义地哄哄自己。

开水炉的水很烫,一冲下去,香味就腾起来了,腾起来的可不仅是香味,那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。

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叫你幸福吗?我也想过这个题目,觉得幸福可能更是一瞬间,片刻间,或某一时段,因为它是一种感觉,感觉这东西,那可靠不住,也坚持不了多久,它是随来随走的。

在我住处的大门外一侧,有一扇绿色的小门,门非常窄,这是一个火车票代售点,每每走向这里,或经过这里,心里总是倍感温馨温暖,因为在漫长的日子里,那个小门不断地传递出一张又一张让我回家的车票。

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

也有的时候,不知为什么忽然就心烦意乱,忽然就情绪不佳,这时候恰好要去参加一个枯燥冗长的会议,进入会场,悄悄地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,忽然间的,一下子,心情好起来了,心生欢喜,心生宁静,一切烦恼皆已出窍飘走。感觉就是这样,说来就来,说走就走。

有一个人的车站,就有一个人的会场,一个人的闹市,一个人的世界。

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

当我进入一个人的车站时,一定有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看着我。

(作者系江苏省作协主席、党组书记)

泉石激韵

成功是贵族化的天使

成功是一位最尊贵化色彩的天使,它总是与自信者同步,并且成功一旦在自信者身旁降临,就会再度光顾。

成功的门大都是虚掩着的,只要你勇敢地叩,成功就会热情地来迎接你;不过和成功一起迎接你的,通常还有一个伙伴,它的名字叫嫉妒。

成功的秘诀就是抓住目标不放。失败者之所以失败,就在于毫无目标或对目标的遗忘;成功者之所以成功,就在于不因别人说他的愿望不能实现而彷徨。

成功的大小,都是你用渴望的程度来衡量的。确立目标之后,只要你有这样的决心:不在追求中成功,就在追求中死亡。那么成功的天使,就挑出最大的一枚果实丢在你奋斗的路旁。

成功是无数次失败的结晶。成功的人都是跌倒后,比别人多爬起来一次的人。要想成功,你必须有这样的胆量:孤独中,能克服失败的恐惧,人群里,能无视鄙夷的目光。

成功是对成功者的肯定,成功是对成功者的奖赏;成功可以成为成功者的墓志铭,然而,成功绝不是成功者唯我独尊的通行证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所谓的成功都是某一方面成功,都是某一领域内的成功。

懂得这个道理,你我都没有必要把头昂得太高。

(摘自微信)

光影视界



《鹤之群舞》(2014上海第12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艺术类入选作品) 王红 摄影

视点

批评的精神

梁天朋

当代文学的长河中,文学批评应该是一支不可或缺的汹涌澎湃的令人激动的支流。但是,许多年来,不能不承认,我还没有看到这样一支文学支流。因此作家和评论家都非常失望。

当前中国批评界风气的不正,主要是表现两大问题,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这两大恶习在文学批评界越来越厉害。

先说“捧杀”。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你吹我捧,肉麻得不能自制的庸俗的文字。这些庸俗的文字,常在我的眼中,沙粒一般让我们难受并且脸红。文学批评什么时候堕落成了马屁!是的话,是难听。但如果作为一个有一定鉴赏能力并且有独立思想的作家,面对诸如此类的文字,不脸红,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。

文学批评失去了批评的意义,我不知道所谓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。失去批评意义的文学批评,充其量只是世俗的一种摆设,是填充世俗的景象的一束塑料花,看起来好象是一回事,而实际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因此,我想知道那些所谓的批评家,他们的头衔是怎么混来的。可以说,中国到处都有靠搞评论混饭吃的,自封的“批评家”也很多,但真正的批评家又有几位。批评家在中国还没有成为职业,我不敢说他们是假冒伪劣,如果文学批评就是互相吹捧的话,关键的是,这些批评家们象法官一般端坐在各大报刊杂志的醒目位置,伟人似的指点着眼下的文坛。

但我想批评和赞歌应该还是有一点区别的。否则也不会有批评这码事。既然有分别,那么为什么我们“可敬的”评论家们就有水平能视而不见呢?

再说“棒杀”。现在文学批评界有一种“骂”的风气,批评家徐俊西说:《十作家批判书》很可能有商业的、个人出风头的动机,但客观上,毕竟文坛批评寂寞了那么多年需要震荡一下,引起一些轰动,就不能用平常的、正常的手段,它就要采用一定的策略。好一个手段和策略!让我们看看那些跳梁小丑用了

怎样的策略和手段! 远的暂且不说,我们就近一瞥吧。葛红兵的《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写一份悼词》,文章开篇指出,在这个二十世纪里,我们能找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吗?能找到一种导师?

接下来他开始举例,鲁迅行吗?不行,他为什么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,而他的同乡徐锡麟却能做到?甚至一个女子秋瑾却能做到?郭沫若行吗?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去救,根本不用提;丁玲行吗?她在丈夫的尸骨未寒就和叛徒冯达同居,绝对不配;沈从文呢?他出卖自己的学生……似乎所有的作家都不行,似乎所有的作家都有“隐私”,而作者都所知甚详,而且还会无中生有,稍加润色!谁?是作者自己,还是作者对其微露媚骨的王朔?!

南有“南方周末”北有“焦点访谈”,作为敢于直言的名牌报纸《南方周末》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,来了一个版面刊登“鲁迅挨骂录”,历史上遗留下的几篇鲁迅挨骂批评录他们“寻章摘句”刻在了那个大大的篇幅上。再接下来又有对葛红兵的批判《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》,《爱国,性压抑……与文学》……

在“骂”的“棒杀”的手段和策略下,文坛开始了一场无硝烟但弥漫的战争,战火纷纷,一片迷雾。…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一些人在玩鬼把戏,并不十分聪明的鬼把戏!

我们知道,文学这几年是有点沉寂,没有八十年代那会儿热闹,有些作者或热爱文学的一提起八十年代,似乎就很有劲,很有激情,就有向往溢出,同时也流露对如今倍受冷落的不满。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实,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总数是八十年代的几倍,这里面不说什么问题吧?!毫无疑问,粗制滥造的作品太多!为了更快地成名成家,为了更快地招摇过市,为了数量的增加而匆忙上马,草率行事,一堆堆文字垃圾向读者涌来,内容要么重复建设,要么加点色情,要

么来点无聊,要么宣扬一种怪论,要么故弄玄虚,这必然遭到读者的拒绝。无非也是人们冷漠文学一个重要的原因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的文学批评就更需要一种精神,而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正是我们的文学批评精神的大敌,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存在着有着几条理由:一是社会风气的影响。现在社会上的聪明人有一种说法,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。评论家不是神仙,他们也是社会中人,自然不能免俗。出门还要靠朋友,何况文坛这么大一个敏感的江湖!二是底气不足,架子十足。很多所谓的评论家,对什么是推动文学前进的力量和文学的良知,思考甚少或者根本就是知之甚少,但正是这样,才使得他们多年修炼出了垂柳似的圆滑。三是批评精神的沦陷。这才是致命的。评论没有了批评性正如一把犁或锄头没有了钢铁的锋芒,即便土地再肥沃,又能干出些什么细活好活呢?

我认为,文学批评家应该甘于平凡,甘于清苦,因为你是批评家,批评家没有一个不是历经人生磨难,在社会最底层中找到批评的对象和灵感,找到人生真谛的。我说的批评家不是许多人自以为“批评家”的人,批评家不能用“真正的”修饰,批评家就是批评家,那些打着批评家牌子去一味搞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的人,一味招摇撞骗的人永远成不了别林斯基式的大批评家,文学批评家就是经历了无数人生辛酸的人,然后才能作出他对文学对人生的感受。当一个人用“捧杀”和“棒杀”来修饰自己时,他就不再具备批评家的资格,他无非就是一个跳梁小丑。这样的人也是永远成不了批评家的。批评家应对自己的文字负责。据我了解,当下写批评文章的人大都没成为众人认可的批评家,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的专业不过关,而在于缺少一种批评的精神。我记得理论家陈范煤曾和我说过一句话:“要在理论上树立自己的旗帜,不建立自己的本体理论,是成不了大批评家的。”

(作者系省影协理事、省作协会员)

艺耕絮语

书里书外

陆建华

汪曾祺与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,这是一个抓人眼球的热门话题。

长期以来,这个热门话题因涉及江青,讳莫如深;又因为从沪剧《芦荡火种》到京剧《沙家浜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演变过程,其间包涵着社会的、政治的、文化的和人为的多种因素的纠葛,后来又增加了著作权纷争,要想把来龙去脉说清楚,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,汪曾祺以花甲之年文坛复出,且佳作不断。我因有与他同乡之便,30多年来一直跟踪研究他,也自然十分关注他与京剧《沙家浜》之间关系这个话题。但我知道,这个话题对他来说太敏感。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,到七十年代末,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,基本上是与“样板戏”、特别是与京剧《沙家浜》一道起落沉浮,荣辱与共。这是他灵魂中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,也是他心中一个难以与他人细说的隐痛。我与他谈家乡的故人往事,风土人情,他兴致勃勃,滔滔不绝,待我偶尔小心翼翼地尝试把话题引向“样板戏”、引向《沙家浜》,他马上沉默了。后来,他不再闭口,所谈虽枝枝叶叶,点点滴滴,但无论谈人或谈事,均为我闻所未闻,殊属珍贵。再后来,他居然动笔写他亲身经历的“样板戏”往事了,不仅在有关散文中时有涉及,还断断续续写下他与江青、与“样板戏”有关的专题文章五篇。正当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期待他继续写下去时,不料他于1997年5月16日因病猝然去世,弦断音绝,顿时成为一个令人心痛更无法弥补的永远的遗憾。

写一本以汪曾祺与“样板戏”为题材的书的想法在我心中浮现久矣,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。这次,是陈武先生的鼓励和鼓动,终于让我下决心把心中已久的想法化为现实的行动。写这本书稿前后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,但真正动笔从写第一个字到最后停笔不过20多天。换句话说,我把三分之二、近两个月的时间用于素材准备。自汪曾祺辞世后十多年来,有关“样板戏”的纪实文章、论文不断见诸报刊,许多回忆“样板戏”的文章,不时涉及汪曾祺。这是好事,反映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



的程度不断加深,有助于人们全面客观地、科学辩证地看待与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相始终的“样板戏”现象;对我来说,既增添了许多可以吸收和引用的资料,也提高了我对“样板戏”这一畸形独特的文化现象的深刻认识。由于这些文章的作者立场不同,采访对象不同,对同一事件的叙述立场和叙述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差异,更有一些纪实回忆文章从猎奇出发,笔下所写明显存在鱼龙混杂、真假难辨的现象。据此,我必须结合自己对汪曾祺生前的采访所得,对所有能见到的众多资料 and 文章进行仔细认真的辨析与比较,这是一个去伪存真、去粗存精的选择与提炼的必要、必须的过程。我从动笔开始就明确要求自己:要以严肃的写作态度,对待每一件事、每一个细节的叙述,力戒浮躁,不戏说,绝不戏说!努力把纪实文字当成严谨的论文写作,尽我最大的努力,拂去时光的尘埃,依据经辨析后确认的可靠的史实,还原事实真相,写一本符合客观实际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。

《汪曾祺与《沙家浜》》是我写的第四本关于汪曾祺的专著。前三本是:1997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汪曾祺传》,200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汪曾祺的春夏秋冬》,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私信中的汪曾祺》。对于汪老的学习和研究,今后我还将努力继续下去。

本书于蛇年元宵节前夕完稿,在键盘上敲完书稿的最后一个字,蓦然想起汪老说的一句话:“沾了元宵节的光,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。”

谨以此书纪念汪曾祺先生93岁诞辰。(作者系汪曾祺研究会会长,著名评论家)



贾谊 汉初洛阳人,政治家,文学家。少有才名,召为博士,后遭忌被贬,为怀王傅,怀王坠马亡,谊自责,忧郁而终,年不过而立;其论政主张订立新规,以固汉室;其文以散文、辞赋见长,所作《过秦论》、《治安策》、《论积贮疏》最为后世称道。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亦知名。

出道早且劲,青年博士成。才高群忌忌,被贬长沙城。屋进猫头鹰,无解叹天命。文帝思贾谊,召回问鬼神^①。先上治安策^②,再陈过秦论^③。兴衰同如此,长叹何足云。

注释:
①汉文帝从长沙召回贾谊,不问天下苍生大计,只问鬼神之事。唐人李贺在《贾谊》诗中咏道:“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
②《治安策》,亦称《陈政事疏》。此文从维护汉代的中央集权,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,向汉文帝提出了限制削弱藩王势力的主张。
③《过秦论》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。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,旨在总结秦灭亡的历史经验,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、巩固统治的借鉴。

詩書聖賢

(十九) 贾谊

章剑华 作并书

出道早且劲,青年博士成。
才高群忌忌,被贬长沙城。
屋进猫头鹰,无解叹天命。
文帝思贾谊,召回问鬼神^①。
先上治安策^②,再陈过秦论^③。
兴衰同如此,长叹何足云。